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四六冊目次

進賢堂稿二十八卷(二)

〔清〕黎元寬撰
清康熙刻本

.....

進賢堂稿二十八卷(二)

〔清〕黎元寬撰

清康熙刻本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進賢堂稿卷之八目錄

序

學政卮言序

去非王文宗九郡試序

定南縣侯祝平格奏

序計百周公榮最詩附序

賀張溫如監臨得士序

代

賀公愚劉方伯兩令嗣暨甥壻各一人同年補

第子員序

送典試陳學山序

代賀李經伯分校得士序

送顏翀九之烏程序

黃平參分校武關得士序

進賢堂稿

卷之八目錄

一

送周計百擢丞雲中之任祖道序

送典考莫青蘿得士序

送包縣尉新遷舊治序

賀趙千門分校得士序

賀陸緯臺分校得士兼祝初度壽序

賀王海闊分校得士兼祝初度壽序

賀胡禹公分校得士序

賀龔天階分校得士序

賀施玄澗分校得士序

賀楊劍華分校得士序

楊文宗學政卮言序

代吳毓菴祖道序

童在公典考得士序

泰升黃文宗子科得士序

進賢堂稿卷之八序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同學黃文星子威校

學政卮言序

文者貫道之器而不足以盡道矣學者至道之方而或反以遠道矣夫學之所以遠道者正爲其誤以文而盡道之故也誤以文而盡道直任其五百年之統而著之于一家之書蓋莫若漢司馬子長唐韓退之之屬至于宋諸儒而後正之全歸道學而不意今日又第以宋儒之說借資工文每况愈下象山先生義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一

利之辯專摘爲科舉之學者之用心則其禍人亦已久矣青巖楊公作師于此方者三年化成而俗易中間校藝之役二十有六妍醜輕重不欺鏡衡所以治文甚詳也雖然而公非詳于治文也乃專于治道也公蓋以行誼是迪器識是先進佳士而謹無良求端亮樸直者之精神狀貌于尺幅之中未嘗備目借耳而往往捷得之其所以成化易俗者有此具也然而公非獨以治人也抑以治己也義利之辯固嘗爲場屋嚴之亦嘗爲仕宦嚴之也公不言而躬行色笑匪

怒使人躁競之意也消至于爲理余未見其吐剛而
茹柔者矣至于爲交余未見其封高而躁下者矣余
故曰是誠有道之人也作爲文章豈有如子長之貴
俠而賤義次孔子于陳涉混韓非于老聃亦豈有如
退之之性氣不讓出世人而旬日之間乃三上宰相
之書者今彙其三年所著題曰學政卮言余得卒業
見其捫論果無一而不爲學卽不關於學者而歸之
卜學卽不善學如余者而又引之于學引之于學猶
曰引之于道也禮曰君子終日言而不離乎坊表公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二

謂余矣公長養人材唯是爲務而未始見其開庠設
序之勞以爲近于計功謀利之意若進賢受上賞尤
謙讓焉不欲以貨自通于是或者乃以宥故讓之而
咎繇之九德必非得教而失刑者也教之不明師之
過也教之旣明而有伐檀援琴之一日則非師之過
也天子方嚮用文學欲矯國振民厲世摩鈍且邇濂
洛而洙泗焉亦必有以修公之功也已

去非王文宗九郡試牘序

在易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變化一道也而分屬天人猶是錯舉至于化
成則必專效諸人者蓋懼人之或有枝心苟一犯人
之枝而遂不及見成事耳若天則何枝哉天亦有時
而似枝此乃孔子之所以致其慨然而不獨爲文盛
之感也已去非王文宗主文衡于江西者旣二年會
大比將校藝南昌而緣末疾請急去則豈可不謂天
所校乎顧天非枝公而特枝我江西之人士又非全
建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三

校江西之人士而偏枝其四郡也若是者公未嘗不
眷焉而惟焉公一日抵書元寬曰近適有九郡試牘
之刻冒請皇甫序之以爲而鄉後學起色且爲閣汶
生先是則公之謙已而寵余然也而其不忘後學亦
情見乎詞矣且公無以少九郡爲也當漢興之初文
翁化蜀淵雲相如輩皆起之用一郡已足也而况九
郡乎文章之治大備于宋故前哲之言大家者八而
其二在唐其六在宋宋之六家江西得三焉甚盛然
而文章必以理學爲之星宿海則莫尚于伊洛公以

伊洛之名流衡我江西起其敝而復其初猶源之舉
委也直入股事已哉九郡中若廬陵臨川之兩郡公
既過化矣第轍跡未至南豐耳而他日公第身嚴公
聽訟之棠猶在乎是文翁之一蜀如其一家更可無
存乎見少公爲大陶不欲有不鑄之材南昌首郡豈
故殿之亦曰徐求駿骨于燕市耳事不遂而首善之
地未沐春風此公所以用其未足乃序書命余猶見
隗始之意則公所爲不忘後學而惓惓焉者余豈復
能贊一辭哉頗憶前代督學江西者以理學則推虛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四

齊蔡公以文章則高空同李公而兩公皆未終其事
近三二十年之間青巖楊公芳猷猶在而亦被小言
以行至今家食三君子者所謂逢人之技者也公手
握元和心存友教無有人而忍技之者第以天之技
四郡也而上及公則不知其爲柔文剛耶剛文柔耶
此責之亨小利有攸往之義也然而未嘗不及乎化
成夫九淵之名舉三可也十三郡而舉九其數不更
進乎是書也行採風者當明堂奏之公強食庶幾不
日即有詔起公遂入而延東閣之賢不必過而歎西
江之水矣

定南縣侯祝平格奏最序

史官之傳吏治其篇目唯曰循良而考功則先卓異
者何哉蓋以大過乎人之才爲天下所難得也今年
上計猶鄭重茲題求非常之人必于非常之事而不
得虛加天子既綜核名實一一聽之宜無吹濫卽不
然使中外相正則其足以應書而不忝于舉首者亦
或少矣若我平翁祝侯何其特絕也侯治定南在章
貢屬底下則壤之賦纔可二百餘金民物不足當一
大墟里而賊乃如蝟毛且嫌名號此其勢必非但謹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五

守者所能爲矣進而取之亦非但揮霍者所能爲矣
前官以剝故不敢居縣每託寄下歷司侯至卽恢復
故封于極有地而後乃月戰歲征寇發務除衝當必
折報政累牘盡是軍功此誠可謂特絕耳在于漢興
之初人材林立猶曰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而自田子
賓擇吏始別爲文東武西之範尹翁歸獨能兼備至
今稱焉顧其所知特姦邪罪名所取唯力勢變詐必
也事繫疆場身入營陣則侯又加一等侯經明行修
文記不乏騎射精工余友雷世求嘗爲余頌之因知

其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無所藉手然而美善非直此也有料敵之智亦有保民之仁有禦侮之威亦有好賢之禮余視侯上功書蓋嘗經二十餘戰未一請大兵區區用鄉三老弟子員之屬以率七保中有勇知方之人而臂指相使厥唯一心則凡所以固結而鼓動之者必有獨掌于援桴之先而相應于交綏之際者矣侯嘗中矢石不以爲傷會勦出境賊乘間突縣取子破巢不以爲痛轉悉力奮攻至于決勝雖會有天幸亦可見其君爾忘身國爾忘家之志也定初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六

不爲邑乃割信龍安三邑旁陲成之而就蓮塘填治故三邑有寇其所抵過必在于定侯以鄰震之以鄰急之其所署則左右投其非所署亦首尾應十四營之捷侯功居多而鄰有得敘擢去者子惟不言范宜能讓卽侯于友誼爲何如和平令吳恩穆余門下士也賊起彼管中輒至蔓衍入定而盡殲一跡無返矣而粵以未獲賊坐吳幾羅不測侯奏記二王用事者移告大府疊與分功吳得以免長者乎侯斯爲不可及也已綜侯之事重公忠而輕私卹耐勞苦而去伐

矜庶幾于有道豈惟宜官今其滿也羅用盧使余攝賀余既不侈官則亦服于其有道焉耳舊人之賢者大可枚數其貴仕亦頂背相望其齒或宿或新侯年少然賢已在極分而貴且需待則人情厭焉設侯今年而列在異等中朝命譽尚亦同聲乃吏部論官守職方知封疆劃然爲二可云此法當不變哉夫隨流而進侯故安之而天子急將相才考諸行事必大用侯超越諸貴齒之新而望之宿定南之萑苻一清卽如灌壇之風雨總避也是宜賀矣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七

計百周公榮最詩用序

報政青功亦士大夫之常事耳而或難爲焉何也獲
上信友聖人所以僅言之要之其道不過乎責已苟
已分之有未盡而往而問人則其應不應在不可知
之數矣君子也而出不可知之數耶計百周公于是
乎得滿而最蓋自公之來理賴賴猶是承用亂國之
典者也而其後翕然有更生之意矣公所平反四方
倚命不惟一州又庶獄之和連于庶慎案牘風清文
章間作言如羽翰其書滿家即公于已分豈顧有未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盡者哉及瓜之約公蓋未以爲孜孜焉其語余也曰
乘于不得已然假設其初而嘗有所遷迂于物者則
績用不得成而將行于畏矣又設其中而稍有所宛
轉于彼者則績用得成而還負于愧矣畏與愧公皆
不由也夫亦人則求公而公隨應之已耳夫公之宜
爲求而反爲應者不過以常事安之而人之無不應
于公而更若有求于公者則實以非常之人待之也
公爲天下才不直理郡而止故試之小而效之多自
是以往則將廣公于天下矣而升公于臺省銓樞之

內矣夫較清而比要猶是俗情非公所取惟是舉事
之勢有起有至公在此方尚握偏而治全其于異日
直居高而施下若然則章貢以東鄱蠡以西何不可
流傳說之霖雨于是時徧德之人能言之士咸額手
以賀公已而復相賀也而余顧聽焉于獲上信友之
所難爲者豈崔不能佞抑參蟲之習辛乎不然有說
公家元公儒先之初盛者也而趙清獻亦爲名大臣
非有姻忌顧其初年幾于相失晚乃相知何況今日
吏道多端取人之入未必皆聖知聖而賢知賢而公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九

又以清剛落落之致行于同異紛紛之中如入水不
濡入火不熱而方諸圓燧各能取一焉則亦不可謂
非天也古大臣之業未嘗不先格天而公獨以天之
所厚能盡已道而致之人仲山甫之德所以如輔毛
舉也亦莫有難之者矣余作頌不能如清風而公雅
好其握管則諸君所持非不燦然具也庚桑社稷之
辭南國甘棠之什余猶得厝一言其間而爲之嚆矢
余作是序竟乃更重宣此義而系以詩三絕
宦途得意事尋常獨有無窮不可量堯舜優爲陶鑄

者頗于案牘足文章 盡道棠陰復李侯三年報政
有書題後來何處多霖雨貢水之東蠡水西 至誠
勳物古人風一上扶搖嶺路通提點軍州刑獄似遭
逢更得勝元公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賀張溫如監臨得士序代

上御極之十有七年復當論秀于鄉而唯我江西得
官保大司馬加二級張公爲之監臨恭盛事矣間嘗
考周官之制比士與賢司徒是職而行之則不過以
鄉老鄉大夫蓋其教之也親其知之也習其舉之也
當故雖薪樞而宜于奉璋免冑而可爲腹心恃此具
也已足及漢之興則領于郡國守相隋唐領于諸州
宋領于轉運元領于行省而明因之中更臨以巡按
御史本朝亦因之于是乎隨漕偕計俱能盡其一時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十二

之人材使奮起而有其功名未嘗聞優之以公孤重
之以一品而勞之以榆選之事者也公孤一品在會
試考官間有之然至其知貢舉者猶厘于禮部卿貳
故卽事而名之曰南宮之選乃選非南宮也試一鄉
耳而藉重于貴大臣如此豈不爲古今之所僅有典
故之所絕無者哉可以賀矣上嘗欲多得賢而用之
而爲者或不能無軼格且至于干誅今年裁舉解額
之半則禮不云乎是以少爲貴者也江西之芑于公
凡五年所四民之業無不恆焉何况其爲四民之首

而號曰士者上特界公選士雖適事機之會亦別有簡在之心是故袞衣赤舄而加于布袍草屨之儒上相中台而蒞于儼趨癡坐之子又禮之以高爲貴以大爲貴者也夫以少爲貴者所以慎于其取人以高且大爲貴者所以慎于其取人之人也豈與夫考工之權輕而改用侍郎徒爲彈壓櫛鬻之辱甚而遂授臺省知雜益其呵擁者可同日而語耶而公果足以稱上指矣平日則有吐握之勤事中則無嫌疑之處操衡尺者必務同心入網羅者皆云至寶召雲名律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三

以爲之精誠焚香告天以致其蠲潔而五十七人翕然應之則是所謂教之親而知之習而舉之當者固無所不用其極也其事乃當與成周姬隆何論漢下前代之故如胡梅林王威寧皆嘗以公孤一品而爲督撫然威寧好獎進士類止于有官不及寒畯梅林第睨一徐文長假手作表書而猶未能薦達必如韓退之所云朝得一人焉拔其尤暮得一人焉拔其尤伯樂過冀北之野馬羣遂空斯甚善矣而考烏重胤之在河陽亦不過得兩處士如石洪溫造而止乃退

之卽已爲健羨不去口豈有如今日之俊彥比肩風雲蔚起而一以應上公之勤求者乎可以賀矣夫由前之賀公者在乎朝廷之所以重公而由後之賀公者則在乎公之所以答朝廷也遂聽尚書之履聲于星辰之上而又適當聚井聚奎之間則多士幸甚乃鴈行避影夔進鵠立而造于公之庭下者卽皆得稱曰過司馬門也斯兆行之大又寧不可持爲翰拱給諫兩公賀哉雖然余固不文慙負羔雉而以平昔辱公之知則何能已于踴躍歡喜揚厲讚歎且敢爲之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三

遜辭乎又是役也小子實得濫竽感恩知已余與有榮施焉張徐州大舉賓僚而屬新羅僧爲之相士乃物色得一李藩謂是紗籠中人物今公緇衣之好不減徐州而神明之契亦無所資于新羅僧獨以黃口爲之李藩未知其可不可也

賀公愚劉方伯兩令嗣暨甥壻各一人同年補
弟子員序

夫爲非常之人而致其頌美者不必以非常之事也
第于所應有而有之視彼闕畧卽謂之奇特矣公愚
劉先祖臺產世族而奮情時爲名臣纔及中身居然
元老豈得不曰非常之人哉頃逢初度則同事諸大
夫若部內紳士暨屬吏等輩莫不祝之亦莫匪常辭
耳未幾何也而豐之陳公謂寬曰公可賀者五壽僅
處其一焉而子未知之乎蓋公之佳公子二人曰某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二

曰某與公之宅相曰姓某公之門楣曰姓某皆以此
日遊泮水是易所謂拔茅連茹者也詩所謂藹藹王
多吉士者也起于一門而既有充庭之氣勢吾甚羨
之子盍爲吾文之寬袖且內慙有聞乃言曰華封三
多以多男子爲末後句第多矣恐未能賢賢矣恐未
能舉其類多而能賢復及其類誠哉可賀抑吾師仲
尼自著年譜則必以十五志學爲之始蓋今翻翻而
入于學是古者入大學之禮也卽不失聖人志學之
時者也故曰可賀若夫王謝兩氏門第相高未必能

知道者然且曰子弟何與人事而正欲其佳譬之如
芝蘭玉樹欲其生于庭階耳此語端不可易作述之
事在公家既有爲之前者必有爲之後者不待著蔡
而知也而丈人冰清女壻玉潤外甥似舅何謂無成
諸如此語公又能兼之然則雖以三公獨座之貴官
一日九遷之速至猶將讓其輻輳而並進也跬步而
千里也何也此聖代茂秀之稠林壹如其爲上古元
愷之共號者也彼男兒紙筆既笑淵明之所縈懷而
愚魯公卿亦覺東坡之爲戲論矣且夫春秋譏世卿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五

子與氏更譏富貴壘斷故使科名與膏粱同實不如
其在泮食芹矣金紫與紈袴等觀不如其青青子衿
矣今之入學者轉瞬有科名之望更進有金紫之期
本領甚大程途甚長然卽不論其後來而其見在之
聲價亦豈不甚重乎聲價之重非公有以與之抑非
公不能生之教之而王之於成也此蓋以非常之人
就常事也余竊爲公而取大焉語曰函牛之鼎以之
烹雞則豈有不足者乎余之大公不大其烹雞乃大
其函牛而已矣今天子廣闢四門宏張八綱其明年

復修典賢故事當此校莠之初人愚利見固不必盡
乘風雲絕徑路而余以遲暮得息遂至猥多顧有蓬
髮歷齒之兒終鮮彌節解嘲之婦此所以聞公之風
而負慚迺持雕蟲小技歌歎不足酸陋雜陳愈以賀
公之文而見拙也練美不尊錦醜登廟則惟公與諸
公之所命之

送典試陳學山序代

比士之司無世而不爲重而大江以西尤今天子之
所加意也夫其所以加意者亦曰文章之轍跡諸國
軾焉江以西則較焉昔者五季嘗蹶矣歐陽公實起
而馭之崇雅黜浮遂足爲文壇開天闢地而于時諸
大家無不出其門下轉相師友人材猥多趙宋一代
乃得以文明躋隻千古其後來理學名儒事有更進
乎是者亦不過因文以治道耳道雖高高終不能掩
其文也文苟卑卑終無以顯其道而或至于畔其道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十七
也是故依準聖賢以爲語句有離有合一盛一衰動
關風氣顧誰爲主持斯世者而以風氣限也哉世祖
皇帝誠開天闢地之聖人而于此特用因禮常御製
如舉子業出示詞臣皆謝不及然于先朝作者獨取
東鄉艾南英但八股擅長其所丹鉛至上塵乙覽豈
不以南英爲能尊經體傳言聖賢之言而勿畔之者
乎抑猶是江以西之產也今天子冲齡御宇聰明天
縱紹述維勤時則有若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者握其
機觀乎人文化天下時則有若三院侍從其冠冕

爲學山陳公池上鳳毛世掌絲綸者司其契癸卯之歲適當二年然而于開科爲元矣江西轉文之轍雖在一方然而于天下爲率矣率天下以元開科宜天子之所加意而慎其選乃江西人士曰安得如陳公

禮部曰陳公善天子曰往哉汝諸果陳公也度所

諸公而賢善公者將以公之于文章能與爲日新

乎抑其故家遺俗之存也將能與爲復古乎有今之

古又有古之古累而上之則無亦如聖賢焉而止而

公果盡得其言如聖賢者矣闢棘風清鬼神爲質固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六

皆求人于精神心術之微而寓之于慘澹經營之際及榜放七十二子皆負時名譬其英絕則猶騏驎騁足于莊墟鳳凰騰翼于霄漢也衣鉢非今日所舉似亦不容易可得而惟是上法聖賢則終無禁之者公其以此教多士乎未幾何也而著之甲令其以明年罷經義專試策論表判四體之文懲浮詞也公所取士無浮詞者亦從新乎然而直從古矣自三代以下科目不可枚舉實始對策而大舉孝又次試吏又次中正又次詞賦又次經義蓋各從其時制焉制爲經

義由王臨川此亦江以西之大家與歐陽相踵接者矣臨川定制後雖嘗有化進士爲學究之悔而用其法幾五百年魁杰名臣曷嘗不階是而進今直以浮詞上累臨川而臨川又以相業自累廢其法可也姦其人可也遂其悔可也春秋之義事起于所止即以今茲爲之起而更傳其文可也且臨川不善學聖未嘗非聖獨其目春秋曰斷爛朝報而不以立之學官爲大乖舛耳然吳紳廬不亦以傳註目禮記乎李太白不亦廢孟子乎而歐陽不亦譏易繫辭之爲僞作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七

乎吾于武城取二三策知其解者且暮遇之勿謂文章之附于聖賢遂無顯晦也八月七日之書非大有所變更而特有所損益顧在乎好爲之爲策論者之能博通古今裨補君國猶之乎爲經義者之能證合聖賢也不然則皆病今多士服公之教明年應書而他年亦持以衡他人矣語曰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又曰鈞可以教駢駢可以教御今立格非若鈞御之遠猶在轍跡之中而江西之能轍轉天下者不乏人尚復審定取舍則豈惟宜懲臨川卽東鄉恐亦未云極

至進之則惟歐陽矣公猶今日之歐陽而來定歐陽之鄉之文卽能使其徒學爲歐陽不學爲臨川稍學東鄉而終棄其八股若此者皆甚盛事也宜賀初公之大王父某某先生令余邑有政聲今在組席而公伯父某某相君及第之兆先占于先生在吉之夢蓋丁丑與余友劉晉卿同一甲也余又得侍相君同朝嘗對字京邸交公若羣紀聞而公典試來獨眷眷余邑愛樹之恩與似人之喜俱爲江人士之屬余文之也有以也夫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三

賀李經伯分校得士序

文章之道甚大是古所謂經國而不朽者矣而人之才或未能盡乎其量卽能盡我量而窮于知彼卽知彼而又無以爲之鼓動振德焉者不全也自經伯李公之來理我南昌則多士莫不有旣遇人師之幸其施陶鑄者常先于其操衡尺也可以識鼓動振德之大端矣及闌中校裁探策受詩不過循格例而自處耳迺其地望事寄一眎諸南宮之領房凡所以修兩主司而帥其僚友蓋甚鄭重公遂爲言語總持兼收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三

曰蒼蒼視下亦曰蒼蒼等之乎非正色矣且已則過人而復以已繩人好人類已則似者至而真者不來矣公所據以求士者成法也而所得于士者精神也法舊而精神新則前可符乎古聖後可適乎時宜取才如此余極以爲公健羨焉而或者曰事必有復南宮之選是曰甲科中多者上抑今日其法小變細腰未成故步先失公將何以教諸君子余應之曰法固未嘗變也直損益焉場屋之勞與夫題目之數蓋加少矣又置其代語存其自言守其儀的遺其秋毫以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五

諸君子爲之豈有甚難者哉亦必有甚善者矣矧五經四子書特不八股而隱之于兩論是卽紫陽學校貢舉私議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年試之周禮儀禮禮記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各分年而附之之說而尚未責其兼通也等此既不難而子大夫裒然爲舉首者亦寧惟冠冕其鄉而已乎又上諭之指王安石爲姦者固以其相業之大壞無成而因及所制之文體耳其實安石文未必非而當日所制亦不名曰

八股爲之八股矣又竄以浮靡之詞此由後人而安石不得不受其過乃安石自有大錯者爲學問而至手廢棄春秋也爲經濟而至于俟用周禮也其次則莫如不知人其不知人亦惟是以已繩人而好人類已故讒諂因附會而生執拘隨彈擊而甚也公事事可師知人既若此矣所謂滿試院無一人當意者必不出矣而其文自成一家湛乎經術不聞于聖人之言有所去取其政持大體有利于國若生民者爲之而不求嚇嚇之名余所爲額手而賀公者以人事若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五

兆于此日而盛于他時經國不朽蓋亦舉宰相之職者之餘緒焉

送顏翀九之烏程序

管生蓋爲余言翀九顏公之賢也此所云慈惠之師人人願得以爲父母而今者自靖安丞遷烏程令則我靖安之人心無亦惟是悲喜交集悲如赤子之乍去于懷喜則爲父母之能大行其道耳烏程于是乎無僇仆之憂其前令倘如嚴詡然亦無據地之哭矣抑子嘗有文章之滯魄若風波之驚魂于此地者不可期以一招尋耶余謂管生無遑也鄰之赤子匍匐將入井豈不如兄之子之悲乎韓昌黎云丞貳令而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事權乃不如簿尉此未足言顏公顧嘗聞之顏公亦有不得其職者非不能也讓道存焉寧成之暴凌出乎郅都亦逢敵于義縱子產之仁不與駟良而爲爭故能代子皮而爲政大官大邑于是乎縮取之而公不負丞必不負令烏程之遊刃亦何以異乎靖安之善刀哉保赤子之心非有愛也其緒餘以爲余招尋魂魄者亦必曰是他日之隣之赤子焉于是乎序而送之

黃平參分校武闈得士序

凡言文武而必以經緯通稱者明乎其出于一緒也而川之世輕世重則非世之所自爲乃制世者之爲之矣夫重文不于其極盛之際于其草創之初此意或僅有窺見者至若重武亦豈俟諸槍攘之後乎宜有豫道皇清制世四海一家放牛歸馬蓋當斯時也始得從容而修厥備何爲乎高談偃兵孟冬講武闈事舉焉今用之不變乃丙午之役大江以西得熊羆不二心之士四十有四人則一時號曰極選此非重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其名抑重其實矣而我新昌父母平參黃公所舉獨爲拔尤亦獨取盈數余不佞至鮮交遊而所心儀如謝登龍出公門所耳聞如某某亦皆出公門此則重其實又重其名矣實者世之士大夫之所以自與也名者制世之君子之所以與人也今公能與人以名而諸士能自與以實是足張吾軍也天下亦以是而大之曰者文榜放而賢才非少聲華稍寂焉則公不與也夫豈若春秋傳之所謂武觀而文匿乎武露布而文露沈乎柳策論之事武通于文而弓馬之事武